



赶在一场雪之前

江晨

阔叶树彻底落叶,针叶树继续翠绿
黄雀、野鼠、野猪们忙于储藏食物
赶在一场雪来临之前,我必须
收完稻谷、番薯、玉米、黄豆、南瓜
向日葵……播下紫云英、油菜花籽
我还必须,将给远方朋友的信件寄出
准备充分的柴禾、木炭、蔬菜
以及耐性,在雪封山野时
保持足够的温暖、能量与心情

在浙南腹地的高山,我的南垌村
只在一场雪后才是冬了。一年
春夏秋才是过去,而来年才会丰收
赶在一场雪来临之前,所有的农事
必须收拾妥当。而在外的旅人
必须及时回家,滞留时间太长
就再也找不到还乡的路
宛若,如今的我

冬日书

滕飞

灰麻雀落在矮矮的松柏上
此刻的尘世显得虚无
十一月,浅草压在薄薄的雪下
又一场浩大的雪,随即来临

北风摇曳着树上的叶子
大雪融化的冰凌,在风声里
一触即碎,你离开的所有黄昏
和黎明,都在宣示
一个母性时代的结束

岁月弥新,不远处的春天催生
碧绿的天地,此刻,假如有雨
落下,松针黄金,人间湿润
节气迎来新生的萌芽

落叶

鲁丫

当诗人跟着落叶在空中翻滚
参悟着烦恼和喜悦
还不断突破语言的边界
蚯蚓一样开疆拓土
并在落叶重击地球的瞬间
发现荣耀以及生死轮回的秘密
当这一切在漫长的滚动中
一个瞬间又一个瞬间
被抽离凝固和剖析时
诗人自己还萎缩在象牙塔里
寒风从塔外穿过
呼呼地奔向我
我手脚麻木
脑子一片空白
我愿那一片落叶
赶快落地,我也好赶紧回家
不再承受语言无端的折磨
泡杯热茶,氤氲在茶香的热气里
袅袅升腾,穿过天花板
仿佛是那片落叶又获新生

消失的寒流

秦人

冷雨,穿透黄昏,一只鸟在奔跑
伫立窗前
我不确定自己这一刻想抓住什么
把目光停留在
某种情境下破碎的封条
曾经挡住惊雷、闪电、风霜
也许还曾落下粗暴的声音,或者呼喊
历史总是如此相似
一次次打开盒子,放走欲望
故事常常被反复碾碎,日子注满情绪
风霜在房檐上酝酿满头白发
一道道裂痕
无法拒绝对流逝的依恋

时光,从来没有如此奢侈,在现实与梦
交织的季节绕了许久
醒来,温暖和伤感,同时开放

花开初夏

洪炜津

琅嬛福地有许多曼陀罗花
有花的福地似乎
都会拥有许多诛心的故事
一种熟悉也非常流行的说法
花肥不忠贞爱情的人
周末一群心在颤抖的人
因为喧嚣寻找一片有花的田野
没有花肥却被“花开初夏”俘虏
就像一个精致的瓷器
造型与釉色都是收藏家理想的选择
盛开的是淡黄色的曼陀罗
停靠的是积满灰尘的车
田野边缘的驿站
拥有浪漫的名字

用花编织季节的艳丽
用故事塑造城市的空间
用民俗谋划一个跨越时代的诠释

冬夜,逢雷雨

魏东明

地底的火在酝酿,天上就有雷鸣
雨下得再多,也洗不净蒙尘的瓦当
秋去冬来,一阶青苔
印证繁华与沧桑的轮回

新是对旧的叛逆
不要奢望同时拥有幸福和君王
太阳这盏永恒的灯
没有一座山一堵院墙能圈住地的光

尘世的冬天,不只是一片白茫茫
骤雨、凄风,以及整装待发的寒雪
它们覆盖下的众生,再卑微
一定还有殷红的血未冷

并且,始终温暖
春天来临之前的故园

冬至

阿秉

蝴蝶点灯,挥不动今夜寒露
青蛙,从梦里拿出来一寸光阴

灰暗扯直身躯,咧咧作响
披坚甲的兽,尖爪钉在远山

前途是一整个冬天
温暖将分割出售。今年会多一件棉衣
我也想好了,不选择这日子
一一表白

冬日有感

尹伊

不是所有的风都能在头顶狂野
有时,一片枫叶就够撩拨
有时,你把它接住,抛得声息全无

打开了窗,错综复杂的枝丫
没有一条是与我的情绪一致
但风总是忽而凌厉
连同高古的楷行连接着血脉
让一个又一个细胞喷出火焰
让射出的光芒温暖这个暂短的午夜

挂在枝头的年关,掐指一算
一晃几十年,犹如生命的轻
被风一吹,我就老了
满头白发也许一瞬
一生或永远
飘零而孤独